

回到人間

新故事
新編



悟
生
著

勝利出版社陝西分社印行

回到人間

新故事
新編



悟生 著

勝利出版社陝西分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回到人間

每冊實價貳圓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著者

印行者

經售處

編

勝利出版社陝西分社

西安書院門公字一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

西安各大書店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回到人間

一、別戰區
二、到延安去

三、途中

四、路上神秘的地區

五、延安一瞥

六、在魯藝

七、魯迅藝術學院

八、生產運動

目錄

三、魯燕的改組.....二六

四、出發晉東南.....三一

三、向晉東南去.....二六

一、行軍的開始.....三六

二、在虎鉗中.....四三

三、行轅中.....四七

四、死亡線前.....五六

一、第一擊.....五六

二、猛虎鎗聲.....五九

三、圍亡之前.....六三

五、起解.....六八

一、秘密的綁解.....六八

二、病囚.....八九

三、解向延安.....九一

六、鋤奸部的監獄生活.....九六

一、奇異的牢獄.....九六

二、煉獄中.....一〇四

三、餓的刑罰.....一〇九

四、意外的釋放.....一一二

七、回到人間.....一一七

一、回到人間.....一一七

目錄

- 一、原因
- 二、經過
- 三、結果
- 四、討論
- 五、結論
- 六、附錄
- 七、參考文獻
- 八、謝辭
- 九、出版說明
- 十、印刷說明

一、到延安去

(一) 別戰區

區會議討論的結論，認為我們的話劇團按現在的水準，無論在演出，化裝，裝置，燈光，以至道具及人員各部門，都不足領導本區各縣的工作團，同時牠本身力量雖極薄弱，各縣的工作團却始終把牠認作領導組織，時常向我們要幹部，要劇本，要東要西。爲使劇團加強力量，真能負起領導的任務起見，我們決定派人到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去學習技術，並設法羅致幾個有素養，有經驗的人推進工作。因爲本戰區去延安，路途最近，而延安的物質設備，又頗類似本戰區，（如燈光之用洋蠟與汽燈杜製的化裝油等）學習的時間，又無須十分長久，同時聽說那邊有些盲目地跑去的青年，現在因爲理想的幻滅，或因着不慣那邊的生活方式，想回到政府機關或軍隊來工作的，頗不乏人，正是我們增加工作人員的對象。加以駐在附近的八路军，爲表示他們的親善起見，曾贈送我們劇團不少服裝道具等物，又常派人來參觀我們的演出，並曾懇摯地要求與我們演出幾個對台戲。這許多親熱的表現，很使人感動。而他們每次來的時候，都希望我們派人去延安學習技術，并答應給我許多便利和優待。由於以上種種理由，戰區的同志們遂有派人去延安的決定。

回到人間

我們的劇團成立不久，團員們大部份都是未成年的男女青年，領導人連我一共只有四人，其中尚有一位女同志，大家商量的結果，是先派一個人去看看情形如何，若果有東西可學，而且能帶回幾個人來，那時再多派人去，以免這兒因工作人員的離開，影響到劇團的工作，更省得盲目前去，徒勞往返，于是我便被推定做第一次的探險者。

八路軍聽到這個消息，立即派了人員來，表示歡迎，並詢問起程的日期，同時表示意見，說去學習的人最好能多幾個，以便將來學成歸來，工作可以比較合拍，更有效率，一個人的力量究竟太弱。至於劇團工作，必要時他們可以派人幫忙。我們鑑於種種事實上的困難，並且覺得我們的劇團由他們派人來幫忙，未免不倫不類，只好對於這位別有懷抱的先生底意見，表示不能採納的歉意。結果這位歡迎的代表除了得到一個起程的日期外毫無所得悵然而返。

經過幾天的工作整頓與酬酢到臨行的前夜，八路軍××師師部派了兩匹牲口一個人來迎接。這些小事，很容易使人感到八路軍的禮貌周到，處事精細，真是在實行他們所說的「友黨團結」，誰想到他們別有用意，想從我們這兒多吸收幹部，送至延安，削弱這邊工作力量增加他們幹部的人數。即如當初商議派人之前我們說明除學習外，將來還希望找幾位幹部回來工作。他們說一定可行，如延安不允××師亦可寫信去要，只要那些學生願意來工作

，而且事實上（？）延安也不會不准的，爲了抗日第一、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助友軍友黨云云。可是一入延安、先生，別忙，這兒有這兒的決定，違反這決定就是違反抗日原則。違反抗日原則就是漢奸托派無疑，那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孩子們的天真，熱忱，真使人感動。劇團成立前後僅兩個月，可是這三十多位小朋友和我很相得，以致雖然當時決定我離開的時期最多只有半年，他們却吵吵嚷嚷，不可終日，有的不讓我去，有的要跟我去。到了決定走的那天早晨，一窠蜂似的聚集到我的宿舍，繫行李，積箱子，前後左右圍了一羣，有的甚至掉下眼淚，這情景，真也使人有些留戀難捨直至區中送行者到了，他們仍畏畏意意薰依門旁，覬視着我的動作。

啓行時，前後左右的小嘍囉直擁送至鎮口。我只得的以一定趕緊回團共同工作，以減輕他們的懷戀。分別以後，尚有三四人偷偷追上，依轡而行。當時真沒想到這一別，險些成爲永訣，若能前知，這個黑窟窿是妖域，不儘我不願被繫下墜以爲試探，誰也不願送他一雞一狗以爲餐肴吧？

(二) × × 師部的兩日

山區高寒，曉氣凜冽，太陽雖已懸空，全無暖意，加之八路軍所派的嚮導專擇崎嶇僻境而行，人烟絕跡，更覺寂寥。送我的一名警衛員，路經亦不熟習，因之兩人只好隨後而行，

而對嚮導者的放着大路又走的流寇習性，甚為不快。

近午，抵××師，嚮導者似早有約號，所以甫抵村口，該部的民運部長即出迎，且伴有他們劇團的團長等數人。領我至早為預備之屋休息，坐未定，即陳飯具，同飲，頗歡。飯後由民運部長囑遣隨役回區。並着人送來統一戰線，馬列主義等書籍，作陪者全離室他往，我算開始一種新奇的探險生活了。

他們走後，看看所住的房間是一間獨立屋，像是民家的倉房，左右兩側是牆，前邊有塊照壁，左側一門，是通他們民運處辦公室的。就門而望，門禁頗為森嚴，使我不敢踰越。回到房里，看到桌上一疊馬列主義書籍，未免覺得他們行爲的冒昧。我對政治素無興感，而且今天初到，就送來這一大堆生硬的材料，我去延安為的學黨術，而不是學馬列主義，若說作入學準備，也不需要這一套，真未免有些強人所難。一早晨墮於離別的傷懷，幾十里崎嶇山路奔波，這時却住在類似禁室的住處。但是身為客位，而自已又受着同志們委託和希望，只有開衾褥睡覺的辦法以消解旅愁。

這一睡直睡到晚飯，這一次陪我的只有劇團團長及他們的編導股長。飯菜比上午的粗礪，陪我的兩位都是魯藝畢業的，於是他們對我說了一大堆關於這學院的好處，如功課新穎，課程緊張，實習注重，只要自己再加努力，幾個月出來領導幾個劇團是沒問題，而且裏面有

四系，不論那系功課都可旁聽，旁聽也有成績。而特別是延安不能不去，那裏街上成天擠不開是青年人，同時每天還不斷的有青年人湧來，延河，嘉陵山，清涼山，風景如何幽雅宜人，菜館林立，書報富多等等。這一席話，在過去戰區生活近年的人聽來，的確頗具魅力。我問他們幾時啓行，他們說要隔一日，同幾個回後方去學習的官員同行，旅途有伴。

晚間，有歡迎某軍九個高級官員而舉行的晚會，和他們一同去參加聽聽歌，看看戲，將時間混過了。

第二日早晨，民運股的幹事來談話，並記錄履歷，再三訊問有何黨派，似對我之未加入任何黨派之事，備致懷疑，說：「我們歡迎各黨各派並聯合各黨各派共求進步」云。這位先生貌既不揚，說話又多關礙，我乃反問之：「中國人難道一個一個都須加入各黨各派嗎？」

他看到我有了慍色，改變了話頭：「不是的，同志我的責任要問問清楚。」

「我也沒怪你問，只是你太不相信人了。」

當他無所措詞的時候，他們劇團團長王伴同兩個，未曾識面的青年進來，與我介紹，一位姓王，一位姓陳，這兩位就是和我同路去延安的。姓王的很爲樸實，頗帶農民素質，姓陳的則其傲慢氣味，不甚可親。

飯後，民運部長來，約我出席他們劇團及民運部組織的歡送會，並和我參觀了他們的「

救亡室、劇團、並介紹會場我僑宣儲海長。

上燈時，勤務來請，隨往。歡送會會址即在救亡室，原係小學校之教室，故尙寬大。一進門，掌聲隨起，倒使我趙起硯規，就座後，見上午來之王陳二人亦在座。會場佈置係將課桌列成曲尺形，左右均劇團團員，上列一排則爲被歡送者及民運部長，宣傳部長等。甫坐定。勤務即攜一麻袋的花生散分各人之前，另一則分麻糖，倒水、食品分畢亦無儀式，民運部長即起致詞，畧謂此次我之入延、實爲「戰畧」(？)進步之明證，亦爲彼等在晉工作開展之現象，盼望我早日回來共同努力抗日云云。這頓米湯，的確灌得够勁。誰想到我之入延，爲彼等工作成績之表現，以爲記功之考績。

接着舉行餘興，無非唱一段二簧，幾支曲子，大家目的在敷衍對付完了花生，會場的空氣亦就慘澹了。

因明日起行，回室即睡。

(三) 途中

整理好行李，和王陳二人會齊，並作簡短的拜別，就登程。他們送到村外，並伴走一段路，上了路我才發覺三個人只有一匹牲口，而且尙是差驢。他們所說的一路上牲口不成問題。原是句誑話。驢既老且跛，時打前失，比入行更緩，而老鄉抱住根鞭子，且行且盹。當我

們上一座山時，我對老鄉說：「別瞌睡了，當心掉下坡。」

他起在先對我茫然睜視，然後說：「我沒睡好，昨天半夜出差才回來，今天又出差！」
「怎麼不是大家輪替的？」我問，因為地方行政機關決定的差驢是有調濟的，這村子爲什麼會有這特殊現象？

「我也不明白。」接着他又敷衍說：「你們一來，公事忙，有好牲口的都走了，這近邊幾個村只留下幾匹這樣的牲口，家人跑不掉，只好天天出差。」

因不慣走路，而且要趕到八路軍的交通站上，因可換牲口，寄宿，且飯食便宜，一頓飯規定僅七分，經濟得多，結果二十里一跑，腳底長起泡水，看看王陳二位，却滿不在乎樣子，再勉強走了五里，恰遇一個大村，我乃約他們就餐，並商請村長代僱匹牲口，以爲代步。出村時，姓王的一位沒說什麼，姓陳的却警告似的說：「同志，現在路上要練練腿，不練到了延安要受罪呢！」

我沒理會他。我已決定只要能到僱到牲口，我是需要代步的，我不願爲着練腿而將自己練出病來。

到交通站，天已擦黑，一切住宿手續，全由他們辦理。我舖開行李，洗淨腳，開飯吃。飯是小米飯。因爲知道去延安須要天天與此君打交道，今晚不妨一試。但是終因生長地域不

同，未曾習慣於此，頗覺小米顆粒確小，頗有韌勁，嚙之不易爛，而又不肯爽利下咽。吃了一小碗。我就想上街走走，吃些旁的東西。這時姓陳的還在吃飯，看我有外出意，就對我說：「別上街了，天黑，路又不熟，回來又要口命。」

我知道這位陳先生一定是負責護送我的，於是我含笑說：「我要去看看，買一兩件東西。」

走出招待室，見院中滿陳洋蠟，煤油，布匹等。原來交通站亦是貨物運輸所。鄉村牲口應差繁苦，直接的影響，是減少戰區生產力，同時人民常因避差，到他鄉躲避，耕種無人，使土地荒蕪。八路軍若真是差牲口屍軍用品不去說他，他們却用人民的牲口藉軍力走私，實在是敗壞國家法紀，毀壞鄉村生產的舉動，敗運仇貨是與該黨杜絕走私，肅清奸商的綱領相矛盾，真不知他們何以自解？

正在街上麵舖吃麵，忽然王陳二位同來，勸共就食，均以飽拒。吃完麵，我又在黑暗冷清的街上踱了兩回。

「回吧，明天一光就趕路，早些回去休息。」姓陳的說。

我應諾聲好，又回頭跑，他又急急隨上。在街盡處敲啓了家小舖，買下一毛錢的雞蛋（六個，鄉村賣十二個）、二毛錢的糖，回到交通站。

第二天走到中途，我看到兩位旅伴已經沒有昨天那種雄糾糾的氣概。人總是人呵，昨天九十里，實際要一百二十里，冬季白天短，趕到天黑，實在費點勁，而我又耽誤他們一點多鐘，休息的時間，所以休息就不够了。想想我對姓王的那位頗負歉意，但又說不出口來。

今天這站路只七十里路亦平坦，到永和縣城還不到下午四點鐘。永和縣縣長是熟人，自他到任後有二三月未見，今天閒餘的時間很多，我於是放好行李，洗完臉以後，直接進縣政府了。

在縣政府談談說說，到晚間八點多鐘才回。一進門，姓陳的就說：「好轍倒回來了！我們怕你出事呢！我們甚麼地方都去找過，全沒見你。他看我氣色很愉快吧，接着又說：『這樣行動要不得呢，同志你到八路軍那兒去學習，就要跟八路學呵，黨裏要緊的是紀律，你別見怪，我們要批評人也要人家批評。』」

這一大串話，我一時沒話可答。我乃問他：「你說，在這裏會出甚麼事情？」

「怕你給人扣起來。」

「誰來扣我？」

「願固份子，或托派漢奸等。」他說，接着又親昵地說：「這許多人專和我們搗鬼呵！要小心。」

「你放心吧，沒這會事，這裏縣長我認識，他就不是頑固份子，至於托派漢奸等，除了階地傷人外，還敢扣人麼？他們有沒軍隊，又不在政府機關。」

他見我振振有詞悻悻而去，我願意他離開我，有他在一起，實在不痛快。

第二天清晨，縣府遣來兩匹牲口，一名勤務，並帶來不少點心和乾菜，看姓陳的表示，似對我至為懷疑，但我原為友黨劇團所派遣，亦是你們所公開歡迎我的行為當然自己負責，豈有爲了學習，連朋友全須拋棄？

(四) 踏上神秘的地區

渡過黃河，到達所謂「邊區」的地域了。我開始踏上被有人誇張爲，「樂園」，被人認爲「謎」，被人稱爲「神秘」的地區。這是確實的，我和一般青年朋友有着同樣的衝動，想識見識，這神秘的地區，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看這原全是中國人統治，居住和生活而却又「特殊」的地區。

船渡過湍急的黃河，直向石崖下撞去，頗是驚悸，可以只一篙，就安然達到對岸，黃河裏的篙手的技術高明處，於此可見，船一靠岸邊就遲緩了，輕輕的傍到一處低岸。

岸上有武裝兵士四五人，有一官佐率領，上一人查一人，遇有可疑者，就命令鴿候於旁，大的將帶回詢詰吧。我們因爲辦有手續，倒沒什麼麻煩。